

詩篇釋義

詩篇釋義卷之一

第一篇

詩

篇

釋

義

1

〔詩旨〕舊約聖經常以說明上帝統轄寰宇極其公義爲宗旨。怎麼謂之公義呢？無非是賞善罰惡而已。本篇就

是專要說明這一端道理。一方面教訓人們，若見善人遭殃，惡人昌盛，當知這不是常道，祇是暫時的遭遇，終久各人必得其應得之報。一方面又教訓人們福澤的來源，必是由於認識上帝，敬畏上帝而來的。

〔詩由〕著作本篇者，有人說是大衛作於被掃羅逼迫或押沙龍叛逆的時候，但都是無法可以證實的。也有人以爲是別人著作的，但也難以確實指定作於何時。大概是著於未有耶利米書以前。因爲耶利米書17章5至8節的詞意正是採取本篇大旨而加以擴充的。又箴言10章至24章，多討論善惡果報之理，大旨和本篇若相符合，可知著作本篇或在箴言之後。

〔分析〕本篇可分兩段：（一）1至3節，論善人必永享福澤；（二）4至6節，論惡人必速遭沉淪。

參考第26篇和第11篇，與本篇題旨有相同處。

一節 「褻慢」就是譏誚善良的意思。凡是居心傲慢，輕忽衆人，藐視上帝，都可說是「褻慢」。此節用三疊句表示善人如何嚴拒惡人。因爲人若與惡結緣，最初必是和他有同樣的心術，後來或和他去做同樣的事業，最後必和他一同譏誚善良。

二節 「律法」二字，舊約中有五個意義：（一）訓誨，（二）律例，（三）部律，（四）摩西律法，（五）摩西五經。此處「律法」二字指訓誨，意即善人必以主的訓誨為模範。「喜愛」是指心中的欣喜歡悅：人生在世要得喜樂，必須遵守上帝的旨意和訓誨，否則真善樂必不可得也。

三節 這是以樹比方人，善人好像櫻樹，假若沒水滋潤，必是要枯的。善人常蒙上帝的恩，猶如樹常有水去滋潤牠。

四節 「糠粃被風吹散」即是指惡人必速遭沉淪。（伯21章18節，賽29章5節，何13章3節。）善人如樹根深陷入土，雖有大風，也不怕搖撼；但惡人輕如糠粃，容易被風吹散。

五節 惡人本無根柢，所以受審判時，站立不住了。「審判」不是僅指末日的審判；尋常上帝責罰惡人，也可以說是審判，不過末日的審判，是上帝分別善惡的時候，好像將禾麥的穀子與糠粃分別出來（太3章12節）。

六節 「義人的道路」就是生命之道（詩16篇11節，箴12章18節），「平康之道」（賽59章8節）和永生之道（詩139篇24節）。「惡人的道路」就是陷害人，引人到死亡的途徑（箴14章12節）。

第二篇

〔詩由〕以色列有一新王踐位，屬國意圖叛逆，形勢極為危險，但王自覺是上帝所立，必蒙上帝護庇，雖屬國叛逆，也可以不必懼怕。不但如此，王深信屬國反叛即是違逆上帝，凡抗拒上帝者，必是自取滅亡之禍。若

問誰是這個王？是在什麼時代？這就很難指定。或說是指非利士人抗拒大衛，但本詩所說的「國」是指屬國，非利士原非大衛屬國，所以不能指大衛王而言，或說是指所羅門的時候，大衛立所羅門爲王，在耶路撒冷登位，屬國有反抗叛逆的痕跡，情形與詩旨頗相符，也與上帝許所羅門的話恰合（撒下7章12節以下一段）。

〔詩旨〕詩指何王何時，都不甚要緊，所當注意的是詩旨。本詩的精義是指基督及基督之國。聖經中稱以色列人爲上帝的民（出4章23節，申32章6節），以色列王爲上帝之子（撒下7章14節，詩89篇26節）。上帝既爲父，做子民者，應當敬事他，如同兒子敬事父親。上帝立王代他宣化，藉受膏的典禮授予權位，如此，王就是上帝的代表，凡抗拒王者，即是叛逆上帝。這一切都是暗示耶穌基督爲上帝的獨生子，世界抗拒基督，不承認他是天國的王，但終久基督必護大勝，萬邦必屈服於基督麾下。（撒下7章，詩89，22，55，72，和110篇）。

〔效用〕新約聖經嘗引用本篇辭句，例如使徒行傳4章25至28節，曾引用本篇1、2兩節，以證明猶太人和異邦人都與基督爲敵。聖保羅引第七節證明基督之復活，（徒13章30節，羅馬1章4節）。希伯來書引詩詞以證明基督的地位遠勝天使，及基督爲上帝之子（來1章4節，5節，5章5節）。「我的兒子」和「受膏者」兩種稱謂，新約屢次引用以指基督（太3章17節，路2章26節，太16章16節，約翰20章31節）。啓示錄的宗旨，正是要說明基督的國與屬世的國爭戰，終於大獲全勝，書中所說「基督」鐵杖

管轄列邦」頗與本篇第九節相似（啓12章5節，19章15節，2章26-27節）。新約常引詩中辭句，以指基督復活得勝，故教會特於復活節選用此篇。

〔分析〕本篇可分為四段：（一）作詩者見屬國起而叛逆，心甚驚異（1至3節）；（二）（仰目觀天，恍然看見上

帝坐於寶座。若果出一句責備的話，諸屬國必都消滅（4至6節）；（三）受膏王自言上帝命其爲子，賜給他權柄管轄屬國（7至9節）；（四）作詩者諷勸諸國，賓服於王，否則必速遭淪亡（10至12節）。

一節 作詩者目觀諸屬國羣起叛逆，心甚驚異，因爲知道牠們的謀算，終於是徒然的。

二節 「敵擋」是說牠們要與以色列王爭。凡欲與以色列王爭者，就是要與上帝爭，所以說是「要敵擋耶和華」。

三節 這是牠們的陰謀；「繩索」卽是「捆綁」。諸屬國隸屬於以色列王，猶如牛負了轡，脫去牠的繩索，就是要叛逆王。（耶27章2節，30章8節；鴻1章13節）。

四節 「坐在天上」云云：上帝雖坐在天上，大有尊榮（詩12篇4節），然而仍是治理世界（詩11篇4節，103篇19節，113篇4節；啓5章13節，6章16節）。「發笑」是詩人借人的常態去描寫上帝，其實何嘗有笑（詩37篇13節，59篇8節；箴1章26節）。

五節 上帝雖極富容忍心，但對於存心叛逆者，也不能不震怒，加以責罰。

六節 「我已經立……」是上帝的話，意思說以色列王是上帝所親自選立的，是代上帝宣化治理萬民的。

「聖山」指郇山，耶路撒冷城是建築在這山上。耶路撒冷城爲聖城，此山即稱爲聖山。

七節 此受膏王傳述上帝之旨。先知拿單曾向大衛述過斯旨（撒下7章12節以下）。「你是我的兒子，王雖是人，但在受膏日上帝收他爲義子。」今日「即受膏日也。」今日生你」是指救主復活後，世人方知他是上帝之子（徒13章33節；羅1章4節）。

八節 「基業」指國土。以色列人本是得迦南地爲業，以色列王所轄治的也祇是迦南地。但全世界都是隸屬上帝，都是上帝所主宰治理。王既是上帝的代表，上帝就將治理世界的權柄賜給他，所以說是將地極賜他爲基業（詩72篇8節）。

九節 「用鐵杖打破」指王必征伐叛逆，逆叛君侯，其勢雖盛，終必被擊敗，猶如人用鐵杖擊陶器，必完全被擊碎，難以倖免，也決無抵抗的能力（耶19章11節；賽30章14節；箴6章15節）。

一〇節 這是詩人勸告諸君侯的話，要他們覺悟，人萬不能抗拒上帝的旨意，不如及早回頭服從上帝的代

一一節 以色列王既是上帝的代表，且是代上帝主治的，所以服從以色列王，卽是「事奉耶和華」（詩18篇43節，72篇11節）。「戰兢而快樂」是說人在上帝前，應當有喜樂，也應當存敬畏的心，因爲上帝雖有恩惠，但也有威嚴（詩97篇1節，100篇2節；何3章5節，來12章28節）。

一二節 東方人以接吻爲皈依的表示（撒前10章1節；王上19章18節；伯31章27節；何13章2節）但也有

譯爲「當來受子的教誨」者，不過仍是服從的意思。「恐怕『他』發怒，」「他」指上帝也，「在道中滅亡」，「君侯出兵，實行叛逆，上帝一震怒，就可在半途將其殲滅。」凡投靠他的，都是有福」一句，有兩個意義：（1）列國君侯果肯傾心向王，上帝必護佑他們；（2）人心苟傾向上主，主必賜宏福。

第二篇 大衛避他兒子押沙龍陷害時所作的詩。

〔詩由〕本篇與第四篇主旨相同，所以可將兩篇合起來讀。本篇是作詩者夜間被逼，脫難後，於清晨作歌以記其事。而第四篇是作詩者在白晝遇難，到了夜間人靜時，作歌以寄感嘆。細細研究這兩篇詩，就可以看出兩篇都出於一個人的手筆，且作者是個握大權的人，雖遭仇敵攻擊，身歷危境，但追念上帝已往所施之拯救，毫不懷疑的信仰上帝現在也必拯救他。兩篇大概都是大衛王在押沙龍謀叛蒙塵的時候所作的事。實參攷撒母耳下第十五章至第十八章。

〔詩旨〕本篇叙明蚩蚩民衆如何不念王恩，及大衛王如何於大難臨到時仍能深信不疑上帝的恩惠。

本篇與第二篇和第四篇有意義上的聯接：第二篇是說受膏王遇見外患，第三第四篇是說遇了內患，內憂外患相逼，可說是遭了大難矣。這三篇主旨，不但叫我們看出信主者底信仰，也是要教訓我們，世人雖陰謀要阻擾上帝，但終必失敗。

〔分析〕本篇可分四段研究：（一）1至2節說當時的危急；（二）3至4節說上帝必護衛人；（三）5至6信主

者，在危急時不必懼怕（四）7至8節祈求上帝救護他的子民。

一節 詩人自己說叛逆的人日漸增多（撒下15章12-13節，16章15節）。

二節 這是說人看見大衛王遇危險，以為不但無人護衛，并且也不能蒙上帝的拯救。

三節 大衛本精於用器械，故以盾牌為喻，（創15章1節；申33章29節；詩18篇2節）「叫我擡起頭來，」意

即蒙救助得光榮，大衛回憶自己係上帝從民間選立的，後來雖迭次遭難，都蒙拯救，所以現今更當倚賴上帝，因為上帝必仍予救援，使復踐王位（撒下15章25節）。

四節 「聖山」即郇山，有主的法櫃安放在那裏，這就表明上帝臨其上，執掌權衡（詩14篇7節，20篇2節；

摩1章3節）大衛曾屢次向上帝求告，都蒙允准。

五至六節 從第六節看起來，說這話的人是有權力的，不然，何能有成萬的人要叛逆他？并且看見成萬的人來圍攻，怎能不怕？可知作詩者是個有權力的君王。押沙龍反叛時，謀臣亞希多弗勸他弑父自立，因押沙龍的黨羽甚衆。

七節 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時，每早起程必用「求主起來」這句話（民10章35節；詩68篇1節）。「打仇敵的腮骨，」意思就是仇敵被上帝攻敗，抱愧蒙羞（王上22章24節；伯16章10節；哀3章30節；彌4章末節）。「敲惡人的牙，」這是以敵人比野獸；野獸常以利牙逞凶傷人，若將牠們的牙齒敲斷，就不能肆其兇惡。大衛在少壯時，常和野獸格鬥，辭氣之間，不覺將少時的經驗流露出來，足見作本篇者，實是大衛（撒下17章34節；詩58篇6節）。

八節 詩篇用「救」字的意義，和新約用「救」字頗有區別：詩篇用「救」字是指求免現世的苦難，所以無論遭遇何種危險，都必求主拯救；新約用「救」字的意義更爲深奧，不但是求免現世的苦難，並求救免罪惡，以致來世得享永生之福。「你的百姓」意即「選民」。當時百姓雖也有加入叛逆的，但大衛仍以他們爲上帝之子民，所以不但爲自己求平康，也爲百姓求福祉，足見大衛的度量寬宏。因此大衛足爲基督的預表，因基督於臨死時亦爲敵人祈禱也。

第四篇 大衛的詩，交與伶長，用絲絃的樂器。

〔詩旨〕與第三篇略同。大衛脫離危險後，過些時，追憶往事，乃作本篇。

〔分析〕本篇可分四段：（一）籲懇上帝懲戒叛逆者（1至2節）（二）叛逆的陰謀終必敗壞（3至4節）（三）訓飭叛逆人歸正道（5至6節）（四）倚賴上帝者心中必歡樂（7至8節）另有「三段分法」，也可以登記一下：（一）籲懇上帝（第1節）（二）勸戒仇敵（第2至5節）（三）述上帝所賜的快樂較大於世上一切快樂（第6至8節）。

一節 作詩者是大衛，他自覺是義人，故專心倚賴上帝，求上帝爲他雪冤，使民衆知道他作王踐位，是天所命，並非僭越（詩7篇8節及以下諸節；王上8章32節）。「使我寬廣」，大衛倚賴上帝，得蒙拯救，脫離叛逆，猶如兵卒被困於山峽，被救出幽谷後而得寬舒（撒下23章26節）。

二節 上節是向上帝籲懇的話，本節是對叛徒所說的話。「虛妄」押沙龍謀篡父位，大干名義，且其叛逆陰謀，終必失敗，所以說是「喜愛虛妄」押沙龍不但要篡位，且多用詭詐以敗壞其父令名，然而事實萬不能虛詐捏造，所以說是「尋找虛假」。

三至四節 以下叛上為極重的罪，故誥戒叛徒，切宜心中懾懼，不可再犯。「在牀上的時候，要心裏思想，」意思是叛徒清夜捫心，省察已過。

五節 叛徒在開始軍事行動的時候，也曾獻祭於上帝，默冀上帝幫助他們成功（撒下15章12節），但所行者，既是干犯名義，上帝決不能悅納所獻的祭，縱使反叛的原因是為了政治不良，也祇可以仰求上帝，默為轉移，不應圖謀叛逆。乃為求叛逆順利而祭，便是倒行逆施的舉動了（申33章19節，詩51篇19節）。

六節 一般民衆，都是心無定志的人，有人就去引誘他們說：「你們如此行，必獲福。」這些人就隨聲附和，貿然聽從，正可以說是「烏合之衆，無紀之師」，何能有成？「光照我們」，此處大衛不但為己求福，且為民衆祈福，與亞倫為民求福言辭相同（民6章24節至26節，詩31篇16節，80篇3節，7節，19節）。

七節 看見嘉穀美酒，心中喜樂，所以慶祝年豐也。但人能仰賴上帝，所得的喜樂，必較享嘉穀美酒之喜樂，尤為盛大（加5章22節，羅14章17節）。

八節 本節是說有許多人，心目中以為上帝與世人都離棄大衛了，於是就不與他相親，但大衛倚賴上帝的心，日益專一，畢竟仰蒙護佑，得享安然泰然之樂。

第五篇 大衛的詩，交與伶長，用吹的樂器。

〔詩由〕本篇體裁好像是一篇早禱文，在遭遇患難時著的。查攷大衛生平所遭遇，可以作本篇背景的，有兩件事：一在掃羅逼害的時候；一在押沙龍叛逆的時候。所以本篇大概是大衛著的。但有人因在本篇第七節用「聖殿」二字，就對於大衛的著作權起了疑意（出23章19節，34章26節；申23章18節，6章24節；撒下1章24節，3章15節），殊不知「帳幕」可稱為上帝的殿，「天空」也可稱為上帝的殿，凡上帝所在的地方，無處不可稱為聖殿（詩11篇4節，18篇6節）。所以因為用「聖殿」二字，就對大衛著作權懷疑，似乎是不當的。

〔分析〕本篇可分為四段：（一）1節至3節，求上帝垂聽所求；（二）4節至6節，求上帝不容惡人；（三）7節至9節，求上帝救己不陷入惡人的計謀；（四）10節至12節，求上帝懲罰惡人，以顯正義。

一至三節 兩次用「早晨」二字，一則是表明詩人早起祈禱，一則是要教訓人，一日開始，最先當做的事，即是祈禱上帝（詩55篇17節，17篇8節，59篇16節，88篇13節，92篇2節）。

四節 上帝本是至聖的主，他的聖潔猶如火焰，惡事一遇見至聖的主，必立被焚燬。惡人與上帝是勢不兩立，所以說是「不能與你同居」（賽33章14節）。

五節 惡人心藏奸詐，等到上帝施行審判時，他的奸詐，必都顯露，無法隱藏。既不能坦然站立在上帝前，祇可

設法逃避，但神目如電，無論何人，終不能躲避上帝正義的審判。

六節 在本節和上節，詩人特題四類惡人，即：狂傲，作孽，說謊，殘忍，四類惡人。

七節 惡人既不能在主前站立，故不能進入主的居所。這是因為他樂意行惡，甘心與上帝隔絕也。善人雖樂意進入主殿，但不敢有自恃己德的態度，還是要憑着上帝豐盛的慈愛，蒙上帝的恩召，方敢前去親近主。在此即可見出善人的信德。但拜主必存敬畏的心（詩2篇11節；來12章23節29節），所以說「我必存敬畏心向聖殿下拜。」

八節 本節頗與主禱文中「保佑我們不遇試探」的意義相同。善人在世度日，好像是主引領他走在直道上，所以在本節，詩人求主予以指導，免得迷失直道。（詩17篇5節，73篇24節，86篇11節。）

九節 本節詩人求主保護他不陷入仇敵的手中，并歷述仇敵的罪惡。仇敵的心極奸惡，口極猾利。心中所想的是，陷害人的事情；口中所說的，是諂媚人的言語。這樣狡猾的人，忠厚人遇到他，必容易受其愚，所以要求主護佑，免為其所誘。

一〇節 詩人求主定惡人的罪，因為惟有惡人定罪，方可表現上帝的正義，且可使人知道惟善人可得上帝的護佑。至于惡人，既然是作惡多端，必不堪再在主國中居住，故當將其放逐，免得其為「害羣之馬。」

一一節 本節說一切善人，看見上主嚴懲惡人，就知道上帝的正義，是無可懷疑的。不但欣幸快樂，并且從此更加倚賴主的護佑。

一二節 盾牌是保護人身的東西。此間是以上帝的「恩惠」比盾牌，時常護衛善人，免為仇敵所乘。

第六篇 大衛的詩，交與伶長，用絲絃的樂器調用第八。

〔詩旨〕細細研究篇中大旨，知道作者染有沉疴，幾至喪亡，非但體膚痛苦難當，而且精神上也有非常的悲痛。因為舊約時代的人，看疾病是天降之罰。無論何人遭遇患難或疾病，不但旁觀者，以為他干犯罪愆，正在受上帝的懲責，因此在旁譏誚（參攷約伯記及詩41篇）而本人自己也往往受良知的裁判，認自己所以患病，必是由於上帝降罰，因此心中痛苦。

〔詩由〕古傳作詩者是大衛，但究竟是否大衛的詩，甚難確定。不過我們確知作詩者是一染沉疴的人。

自來教會用為懺悔詩者，計有七篇（第6篇，32篇，38篇，51篇，103篇，130篇，143篇），本篇即是此七篇中一篇。大衛首日七篇詩都用，而第51篇，且附在刻責文內。

〔分析〕就篇旨可將本篇分三段：（一）求免痛苦（1至3節）；（二）求主拯救（4至7節）；（三）因蒙主悅納，表懷歡欣（8至10節）。

一節 詩人患重病，身心痛苦，以為是上帝所示的震怒，但撫躬自問，却不知有何罪過（伯5章17節；箴3章

11節；耶10章24節；啓3章19節。

二節 希伯來人以「骨」字代表人體，大概是因為骨是體之架（詩22篇14節；箴16章24節）。

三節 作者不但體膚痛苦，而且衷懷也甚悲慟。救主於受難前，也曾說過「我心驚惶」（翰12章27節）「要到幾時」一句，古人於痛苦萬分時，也有用過的。如加爾文曾患痼疾，而心中毫無怨恨，在痛極的時候，常舉目向天說：「要到幾時？」

四節 詩人於病重時，以為上帝已將其遺棄了，所以說：「求你轉回搭救我。」意思是不將我遺棄（詩90篇13節）。但上帝是施恩和憐恤萬民的主（出34章7節），所以說：「求你因你的慈愛拯救我。」

五節 詩人以爲人若死亡，與上帝無益。因為上帝造人，本是要受人讚美，人既死亡，下入陰府，怎願還能讚頌呢？此希伯來人對於人死之意見也。希伯來人以爲人死了並不滅亡，祇是在陰間裏經過一個無動作的時期。在這個時期內，人不復蒙主之恩，也不能再享快樂。因此人人皆存怕死之心（詩30篇9節，88篇10節至12節，115篇17節，傳9章5節）。但現在的人已明復活之道，比較希伯來人更明瞭關於人死之事，對於「死」的問題，當不至毫無光明（提後1章10節）。希伯來人以陰間位於地的幽深之處，其中闊而且虛，無論善人惡人，死後皆入其中，但境地幽暗，寂靜無聲，在此時期中，善人不能行善，惡人亦不能行惡，祇是靜候審判日來到也（伯3章13節至19節，賽14章9節以下）。

六至七節 按眼目是百體之主，從眼目中可以看出外面的身體是否安好，裏面的心田是否良善（詩31篇9節）。

八節 在末日審判時，審判主即以此言諭惡人（太7章23節）。詩人因上帝已允他的祈禱，心中甚爲暢快，

因爲惡人從此可以不來騷擾了。

九節 重疊說耶和華俯聽允納，足見詩人信主之心深而且大。

一〇節 本節說明上帝必眷顧己之僕人，幸災樂禍的人，未有不蒙羞抱慚的。

第七篇 大衛指着便雅憫人古實的話，向耶和華唱的流離歌。

〔詩旨〕詩人在患難時，遭仇敵謗毀，但自問衷懷坦白，一面理直氣壯自己表白，一面仍倚賴上帝。

〔詩由〕本篇是大衛的詩。凡是大衛的詩，必可從他生平經過尋出些背景來。便雅憫人古實不知是誰，但掃羅是便雅憫支派，爲要擁護本派的一個人作王，所以常毀謗大衛，說他屢次要弑掃羅，取而代之。（撒拉22撒8節）。而大衛自己也說是有人要毀謗他（撒拉24章9節，26章19節）。可知本篇即是作在大衛被人毀謗，爲掃羅王所放流的時候，參攷撒母耳上卷第二十一章至二十六章，即可知其詳細。

〔分析〕本篇分兩大段：自第一節至第十節爲第一段，本段內，大衛自述經過，中間說自己被窘迫已甚（1至2節），雖人之毀謗不止，但自問實無可責之過（3至5節），惟有求上帝判斷，昭雪其冤（6至8節）。因深信善人欲戰勝，惟有依賴上帝（8至10節）。自第十一節至十七節爲第二段，本段說明上帝必懲罰惡人，中間說上帝常加刑於惡人（11至13節），人若甘心行惡，即是自作其孽（14至16節）。但上帝是極公正的，人人都當讚美（第17節）。

一節 大衛知道上帝已與以色列族立約，故一心賴主保護。「追趕我的人」是指掃羅和隨從的人，蓄意要迫害他（撒下23章28節，24章14節，25章29節，26章18節）。

二節 衆仇敵中有一人勢力甚大，故以獅比他，但此人是掃羅，還是古實？無法確定（詩10篇9節，17篇12節，22篇13節，21節）。

三至五節 「這事」即古實毀謗大衛所行的事。大衛竭力說並無此種行爲，惟求上帝保佑（撒下24章11節，26章18節）。「榮耀」二字指靈魂，靈魂爲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造的，所以是可尊重的（詩16篇9節，57篇8節）。「灰塵」二字指死亡而言（詩22篇15節，賽26章19節）。本節大衛表白自己無罪，且發誓言，如犯過這些罪過，雖被仇人辱殺也是甘心。不但無弑掃羅的心，且曾兩次救過他的命，一次在洞中，一次在營中，隨從大衛的人要行刺，而大衛則竭力阻止（撒下24章4節以下，26章8節以下）。

六節 「興起」即睡醒。人有睡時有醒時，上帝何能有睡醒（詩121篇3節，4節）？此間是以人的常態來作比喻。大衛求上帝興起，施行審判，以明己之無辜。

七節 上帝坐於寶座，施行審判，不但以色列人前來聽審，即列邦的人，也必來聽審。

八節 本節說上帝已登寶座，施行審判，大衛也前來自鳴冤屈，求上帝加以判斷。「按我的公義」云云，大衛自認並非完全人，但仇敵所毀謗之罪，實未曾干犯。

九節 詩人不但求主雪冤，且求主除滅各種惡事，使善義日日盛興，但鑒別善惡，亦惟有主能行，因主不但是

至公至義，且能洞悉人的意念。

一〇至一二節 第十一至第十三節是詩人推想上帝審判時的情形。世人常以爲自己所作之惡，上帝未曾鑒察，殊不知上帝因日日惡惡，隨時給他嚴正的審判。好像一個勇士，礮刀張弓，以罰惡人（申32章41節42節）。「火箭」或者是指上帝以雷電轟擊惡人（詩18篇14節；亞9章14節）。

一四節 此言惡人欺人，終自欺也。（伯15章35節；賽33章11節，50章4節。）

一五節 打獵者掘坑以陷野獸，自己反陷於其中，猶如惡人設計謀去陷害善人，禍祟終歸於己（結19章4節）。

一六節 人們無論行什麼惡事，終久是自作其孽（撒下25章39節，箴23章27節）。

一七節 詩人因爲看見上帝按照公道審判，所以獻上讚美詞。

第八篇 大衛的詩，交與伶長，用迦特樂器。

〔詩旨〕詩人於某夜仰觀天上衆星，覺得牠們是何等光顯蕃衍。同時又想到人的身世，覺得人是上帝所創造，並且是有治理萬物的權柄的，雖形體微弱，但較天上諸星宿尊榮多矣。因爲人是上帝照自己形像造的，人雖因犯罪而壞其真形，但究竟未嘗完全漸滅（林前11章7節；雅3章9節）。所以人雖犯罪，然而仍握治理萬物的權（創2章9節）。古昔衆先知和諸使徒都勸人速歸正道，遵上帝的命治理。